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八 歸田藁十二

元 虞集 撰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黄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婿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巳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

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

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禀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絶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壹内守以自固其堅苦

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静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冐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

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令平江州判官昭德之第也嘗築别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為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先人之遺意乃

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棨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棨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中

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静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敬之説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盖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之言

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黄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呉公為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為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為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已之能也

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上之禄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為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焄蒿肸蠁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别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為之記

焉然後知元瑜之眞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為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為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為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為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已者取其得為者而為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

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為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為世禄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能以屬其族人矣而况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彛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為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閭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

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趍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茍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興親疎相得而無間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

幽明之故合疎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沖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為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黄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

求予為之記簡君為之言曰朱子語録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禀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為

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以為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

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于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顔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顔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復焉執焉之謂賢盖謂顔子也又曰聖人之藴微顔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

言而輕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盖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别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

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毫之分不盡則有一毫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黄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殁池上之居為别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

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義為善出於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已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

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氣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别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者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

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

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軍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為美談厥後朱文公為建寧陳氏作

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文信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閻公楊公從周與諸公名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為記

之集曰彦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顒顒卬卬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為彦和執筆先世之遺徳矣而彦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敭歴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

與遊之君子盖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凡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為之蹴踖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賔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盖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

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官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婿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

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囦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囦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已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

之知其要乎然文囦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為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為言深有戒敕之義蓋必有閒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

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為周慎而不為疏鹵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

知謹之説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敬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内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敬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竒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
其土恒有而不爇歴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宫室器用至
美而能久未有如柏之為貴者也今豫章之為木能久
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
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大
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柏之為植同其風
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揺則其所以受命于天托資
于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

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兹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内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榦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婿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慼喬木

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家全其柏相與為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

而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

自丹陽來徙於官溪溪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滙彭蠡為大浸令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栢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寛厚爽澤見詠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宫寫韻軒髙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閭乎民居官舍之中特為夐絶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髙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笥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盖必有之郡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

本皆硬黄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沉溺於胸中意謂高山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輙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怳惚之事作為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

猶或為之而况他乎遂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丈吳之
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若形質化泯神
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
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
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
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
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

所知識更得以籍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吴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髙明云

余氏極髙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廻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馮凌空倒景髙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

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彦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聞而悦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趍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吴公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髙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髙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

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獧以相尚臆度以爲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眞所謂霄壤之閒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内顧於家無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而虚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迹則日趍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

誦呉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髙明者呉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為敬講焉是為記

主静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静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説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静又自疏其下曰無欲故静周子承羣聖之絶學開

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一靜相為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説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

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艮

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内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静之道無疑矣横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静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

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之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為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為為靜而浮薄

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髙虛盖飾疏鹵以為静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

予謁告歸田而君還之使遄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詠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温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蔓衍而西

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
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
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
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
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
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
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

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隂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賔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傜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

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絶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朝廷寛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葢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獞人曰欵人之目皆强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

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来扇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柰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

而興諳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涖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巴延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

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徭冦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旺扎勒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戸某萬戸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徭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

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遏蓬寨廵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荼城静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特摩齊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黄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多爾濟雅克以湖廣叅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

潰傜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募化鄉之邉山葱洞斬首三級傜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倖傳四藤

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戶呼圖克岱爾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

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炮焚其寨軍士四面搆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强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賔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徭鄉導者潘壽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

黨保巖洞以竄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
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剿十月十日
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横州至欽之靈壁與
省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
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
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
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閙斬首三級得
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洞擒首賊唐公

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
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
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
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
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礧石毒矢雨
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爇
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委積家
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

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賔州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戸兵平章呼圖克麦都哩默色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戸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晩沓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賔州遷江縣得古沓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擒古沓餘黨之酋粱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遠民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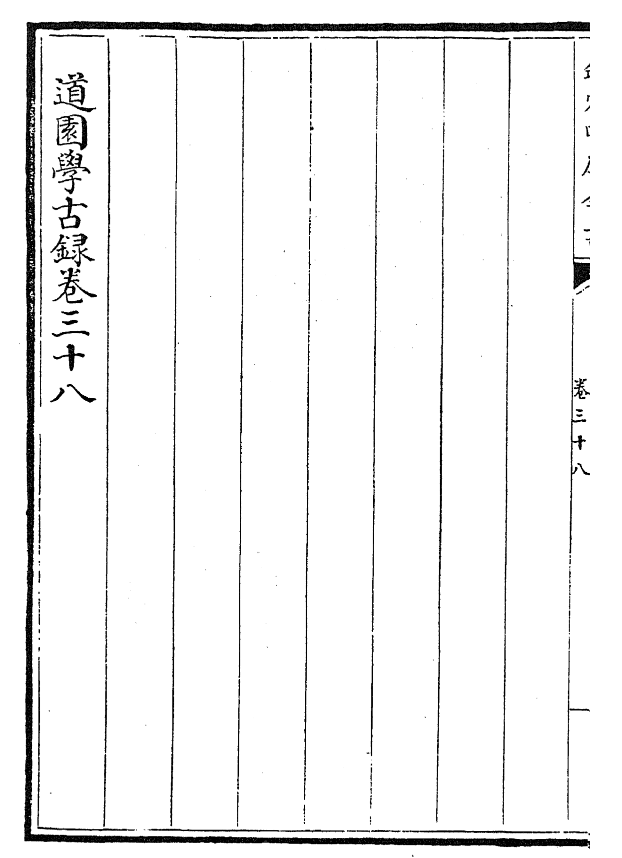
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萬戶哈喇布哈殺千戶鼐滿台流刼鄉村燒毁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達爾罕及顧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黄峡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

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於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托音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迪延章囊嘉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於朝而朝廷信之

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繫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籍獞人以制徭獞强而敗假融款以制獞款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容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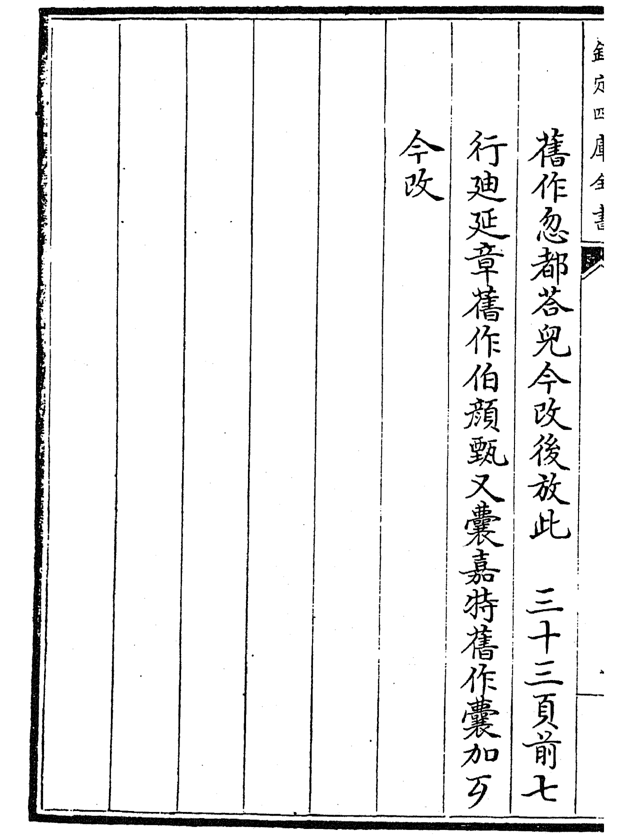
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達爾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

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馬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威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録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為作平猺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八

謹案卷三十七第十一頁前四行達實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　十三頁後二行旺扎勒圖舊作完者禿今改　十五頁後七行阿實克哈雅舊作阿昔海牙今改　十六頁前一行茂巴爾舊作木八剌又華善舊作和尚今並改後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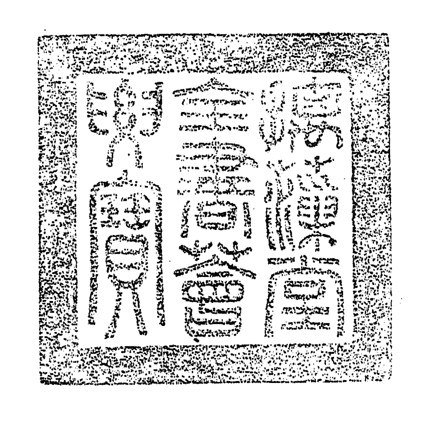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八第二十九頁前七行多爾濟雅克舊作朶兒只顔今改　三十頁前六行呼圖克岱爾



舊作忽都苔兒今改後放此　三十三頁前七

行廸延章舊作伯顏甄又囊嘉特舊作囊加歹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宣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臣董誥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六十六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 歸田藁十三

元 虞集 撰

說

海樵說

斡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

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為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為養而樵之功為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為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為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

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為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

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頼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强於有為則扞格勉强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為則負天地之托觖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髙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虚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

得之指窮於為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為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葢莫不宗之豈唯天下

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唯顔氏曾氏得之顔氏先仲尼殁曾氏再傳而得孟子儗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錫哩布哈為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禀忠

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葢不苟也為求宗魯之説焉故予得以陳其説如此然而所説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瞻仰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册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為能宗魯者矣

平心説

吴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

求為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儗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

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乂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乂之乂字仲乂其從父適之求予為之說無以為說也然予壯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瀦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薉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

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衞衝冐畎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蚕之饒南不及吴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乂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為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為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産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

防也至深畊易耨發歛以時則在予矣嘉穀之有秋皆自乂始是為仲乂說

劉瓊彦温字說

太和劉彦温名瓊温玉之德也故以為字而求予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纊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

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碩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温其如玉温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為圭為璧為琮為琥為璋為瓚為瑚璉為鼎彝君子服之為弁為旒為環為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以為用硜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為聲是以温之為貴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忽怒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敢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

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以温之言其真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吴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别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罣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趍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殁乎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

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為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光明盛大之極也内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為如此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顔何人哉睎之則是勿謂擬非其

倫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
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
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勲名若是其盛者本
於内行淳備淳有厚而不襍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
義焉而該之以内行者葢當反而内求無所事乎外者
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
於内行澆風薄俗將為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禄之
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

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為可
朋友自此祝而勗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為之
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
德也昌其效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為說順之義云順
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而順之為道
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為順已

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為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為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為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為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為學者學此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為畧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荅孔子曰吾斯之未能

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已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為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字說

易晉字用昭葢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為之説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虚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顧為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

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蠡牖以為室其為用也亦狹矣況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為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

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沉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闇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别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已者均有是以

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説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歷取師説折衷補正定錄以為成言家傳

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縉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槩之也

書

荅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履侯清勝深用欣懌余凡每歸必誦閤下所以為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

而不及窮經為已之意區區末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為能舍四傳以為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别為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

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禩以集嘗執筆國史凝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

性道學之淵徽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禄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曽無一日之雅徒想象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畧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為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荅諸賢之書而不知其事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没叔子為行狀張子没吕與叔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

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
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
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
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
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
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盃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
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
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

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喻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别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為學之體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説固畧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為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

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閤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為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為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惶恐閤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

光不為之蔽虧潢汚載道而大陸不為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黄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盍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敎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寳藏充溢旗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瞀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葢不足怪也高文大

册俾敘其説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為樂葢今世之所難得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荅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

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絶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益甚欲為之而

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湖閩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時

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内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

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絶學開來世文不在兹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葢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九